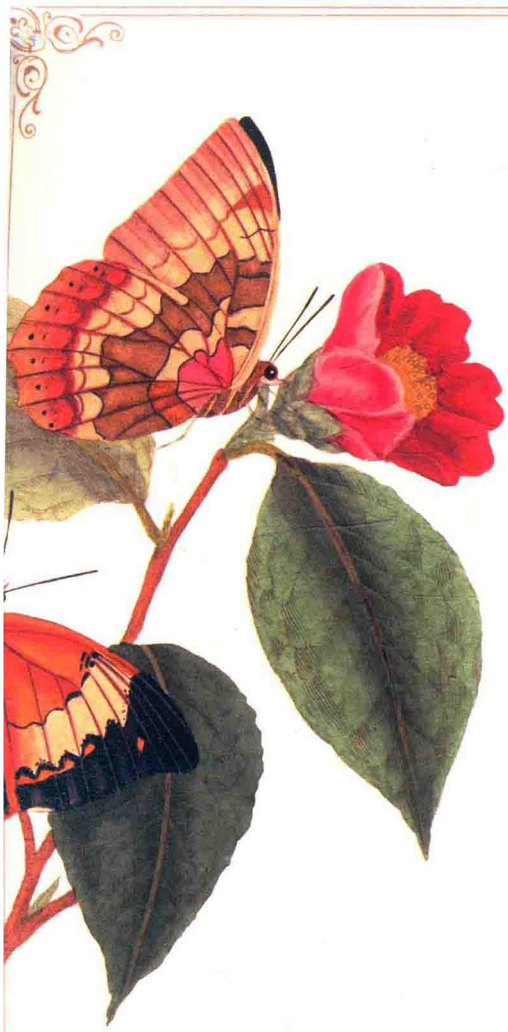


A Trip in Nature: The Most Beautiful Insects

博物之旅

薛晓源 主编

发现最美的昆虫

〔德〕梅里安 〔法〕法布尔等 著

朱艳辉等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博物之旅

发现最美的昆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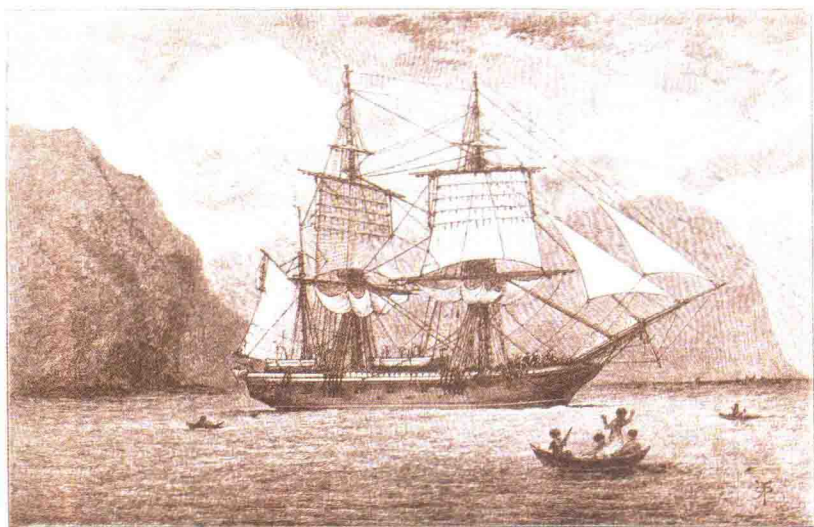
〔德〕梅里安〔法〕法布尔等 著

朱艳辉等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6年·北京



小猎犬号行驶在狭窄的麦哲伦海峡

[序一]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雪片晃动着斜插在车灯的光影中。早晨六点四十分，天还没亮，我提着行李在育新花园北门费劲地认出预订的出租车，赶往机场。这是2015年深秋之后第一场雪，准确说是雨夹雪。北京的雪美极了。每次下雪，对北京市民来说就如节日到来一般，许多人孩子似的要摸一把雪，要在雪上踩几个脚印儿，在数字化弥漫世界之际也会不停地用手机拍照。近些年北京下雪少之又少，远不如我读大学那会儿多。

雪有什么用，对远郊的农民当然意义重大，对闹市区的居民，则无实际用处。相反，下雪必堵车，出行因而颇费劲，但市民似乎能忍受，想必是对这稀少的雪的到来心存感激。感激什么？感激雪花让大家一起回到了童年，赤子之心毕现。

雪是美的，山是美的，鸟是美的，虫子是美的。按照一种新兴的环境美学观念，“自然全美”，即大自然无处不美。说全美，并不是讲其中没有丑的方面，而是强调，只要我们主体想发现美，就能在任何自然物中的各个层面、各个时间演进序列中找到美。若干人工物或许也有此特性，但比起大自然，要差得多。人工物因仓促而就（相比于自然演化而言），沉积的智慧与美丽就欠缺得多。人工物远不如自然物层次丰富、结构精致。

我们赞美大自然，并非认定自然美是纯客观的，完全归结于大自然本身。那是一种讲不通的老旧美学观。审美终究是在主体与客体组成的系统中完成的，那么美便是系统的一种特性，无法彻底还原为系统中某个部分。对于发现、欣赏自然美，主体与客体同样重要。在简化的意义上可以假定自然全美，而人类主体有为大自然立法，有赏评、把玩、开发甚至毁坏大自然的潜在能力。教化的目的是引导本能，导向符合环境伦理的可持续生存。

大自然的正常运行，是我们人类存续的必要条件，地球被视为盖娅（Gaia）即地母。地球这样的星球在整个宇宙中算不了什么，这个“暗淡蓝点”（可参见萨根的同名著作）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但对于我们，它是唯一，它是全部。整个宇宙，是个界定不清的抽象概念；银河系、太阳系，小多了，但对绝大多数人依然是模糊的。大地，却是清晰可感的。须臾离开大地，我们就有不安全感。有人策划了“火星一号”之类可疑的星际移民计划，也有

知名物理学家忽悠 300 年后地球人不得移民太空。不管其中有多少高科技、有多少人相信，反正我不信。根据我对达尔文演化论的理解，放弃家园地球，移民太空，只是个神话，目前是，在相当长时间的未来也是。

为什么要格外看重达尔文的演化理论？因为它是一项重要的博物学（natural history）成就。博物学构成当今自然科学四大传统之一，是普通百姓千百年来实际依靠的基础性学问，是科技之外人们借以感受、了解、利用外部世界的一种不可替代的古老方式方法。博物学依然是一种独特的 way of knowing（致知方式）。近现代科学只有 300 来年的历史，而博物学的历史在千年万年的数量级之上。有位后现代者说“时间不是没有重量的”，仿此也可以说得怪异些：“时间凝结着智慧。”民谚说“姜还是老的辣”“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时代、时尚都在变化。在尚小装嫩的年代，“倚老卖老”已不合时宜。如今博物学在科学界并不吃香，与主流科技相比，它是表面化、肤浅的象征，甚至有些孩子气。科学界的博物类科学在如今强调还原与力量的氛围下，也被日益边缘化。想在自然科学界为博物学争得空间、地位，难之又难，也不是我们的任务。

博物学过去、现在都不是自然科学的真子集，将来更是不可能。在当代科学日益抛弃博物学的现实面前，我们基于科学哲学、现象学、科学编史学、生态文明等多个角度的思考，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博物学，想把它恢复，想让百姓重新熟悉它、操练它。

博物学是什么？有什么本质？我们反对动不动就“本质主义”地理解某个概念。科学有什么本质？自古以来，科学一直在变化，不同地方的科学也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很难概括出几条不凡的、完全不变的本质来。博物学也如此。博物学更强调多样性，亚里士多德、特奥弗拉斯特、张华、约翰·雷、徐霞客、格斯纳、怀特、郑樵、华莱士、达尔文、迈尔、洛克、威尔逊的博物学有共性，差别也非常大。A. 威尔逊、E.H. 威尔逊、E.O. 威尔逊是同名知名博物学家，所做的博物学也有巨大差异。其实过去博物学什么样，只有参考意义，学者可以不断研究、描写、建构。重要的是，博物学将来什么样？

博物学的未来取决于我们的信念和行动。博物学在相当长时间内，将延续传统，不断吸收人类各方面的成果（自然会包括来自科技界的成果），侧重于宏观层面感受、观察、记录、探究大自然，在个体与群体层面努力建立起与大自然的良好对话关系，求得天人系统的可持续生存。

普通百姓操作博物学，目的是什么？回答是：“好在！”即好好活着，快乐、幸福、美

美地活着，同时减少对大自然的伤害。

商务印书馆以出版“高大上”人文社科著作为广大读者所熟悉，如今又集合力量特别关注博物类图书的出版，这是十分喜人的动作。其实，出版博物类图书，在商务印书馆也有悠久的历史，只是后来一段时间内有所变化。现在馆内上下以坚定的决心出版引进和原创版博物学图书，对其他出版社也是一种示范、引领。

没有书，人们也能博物，但书的作用是显然的。中国当下博物学著作极为匮乏，既需要了解其他国家走过的道路、丰富的博物学文化而大规模引进域外作品，也亟需一批反映本土特征、适合本地人使用的博物学著作。“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普通公民进入博物天地的不二法门。多识，可以打听、琢磨、亲自实践，借鉴他人的经验、成果也是必要的。

培养博物爱好，可能需要一天，也可能需要一世。通常急不得，“慢”在博物学中有着与“快”同等甚至更高的价值。“静为躁君”，暗示的便是可以慢慢来，长远看，慢变量支配快变量（哈肯协同学的术语）。

博物过程的收获，行动者自己最清楚，重要的是自己和自己比，没必要跟别人比。

“杨柳依依，雨雪霏霏”，是《诗经》中优美的句子，欣赏、体验它，需要心境、需要学习。此时，机场广播通知：因天气原因，航班延误。何时登机还不确定。

我得喝杯咖啡去。祝愿大家用好心情读商务的博物书，收获快乐！

2015年11月6日于首都国际机场



[序二] 天边云锦谁采撷

——博物学的美学之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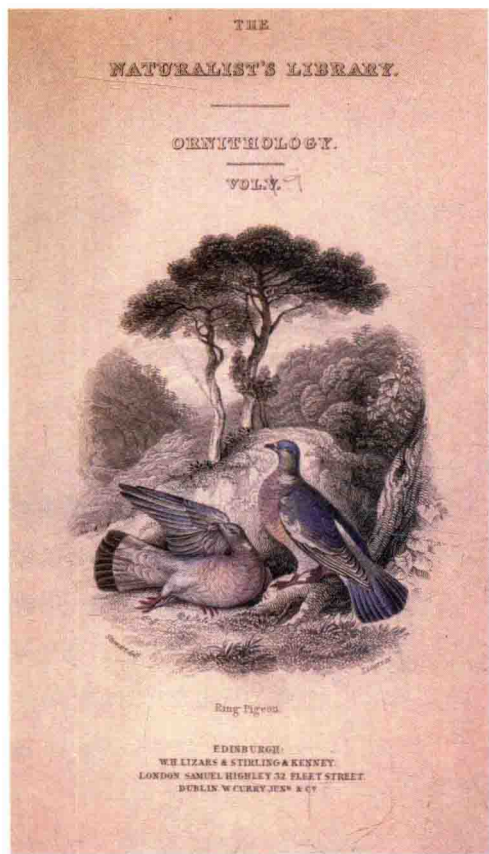
薛晓源（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一、我的博物学著作收藏

我的博物学书籍收藏大约始于10年前。2005年初夏，我在美国洛杉矶刚开完“马克思主义与生态文明”国际研讨会，就兴冲冲到纽约老书店去欣赏购买我向往已久的插图本旧书。我对图书持有一个基本的信念，就是真正的图书应是图文并茂，图与文的关系就像孔夫子所说的言与文的关系，“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在国外只要是遇到有插图的图书我就兴奋，要是遇到精美的插图版图书，我就要情不自禁去购买，哪怕是阮囊羞涩；要是遇到精美且中意的画册，更是像中了彩票一样，会令我狂喜不已。我妻子戏说我有“图像崇拜”的倾向，没办法，谁让天下万物之美聚集在图书之中了呢？我从德国留学归来，带了10箱书回来，算起来有500多册，基本上都是精美插图版图书。

当我在纽约旧书店快意畅游之时，一本奥杜邦的《北美的四足兽》映入眼帘。奥杜邦的绘画我神往已久，今日遇到真是名不虚传，书中动物种类奇特，很多动物闻所未闻，画面生动活泼，栩栩如生。久久沉浸其中，不知不觉，时光流逝一个多小时。直到书店老板操着悦耳的纽约腔，问我是否购买时，我才从“美的历程”中苏醒过来，快意付了账。抱着一大摞图书，幸福地走在川流不息的大街上，仿佛是捡了一个大漏，淘到了一块晶莹剔透的玉石。这是我第一本博物学著作的“藏品”。其后经常去国外开会和参加书展，只要有会，我总是去旧书店淘书，尤其关注博物学图书。奥杜邦、古尔德、胡克、威尔逊渐渐耳熟能详，他们精美的作品和著作长久占据着我的书架，成为我在进行哲学运思和绘画创作之际，经常浏览和参考的佳作。

2012年春节前夕，我到商务印书馆去购买现象学书籍，无意之间看到《发现之旅》，封面是大博物画家迪贝维尔绘制的绿色鹦鹉，神态逼真、毫发毕现、姿态绰约、栩栩如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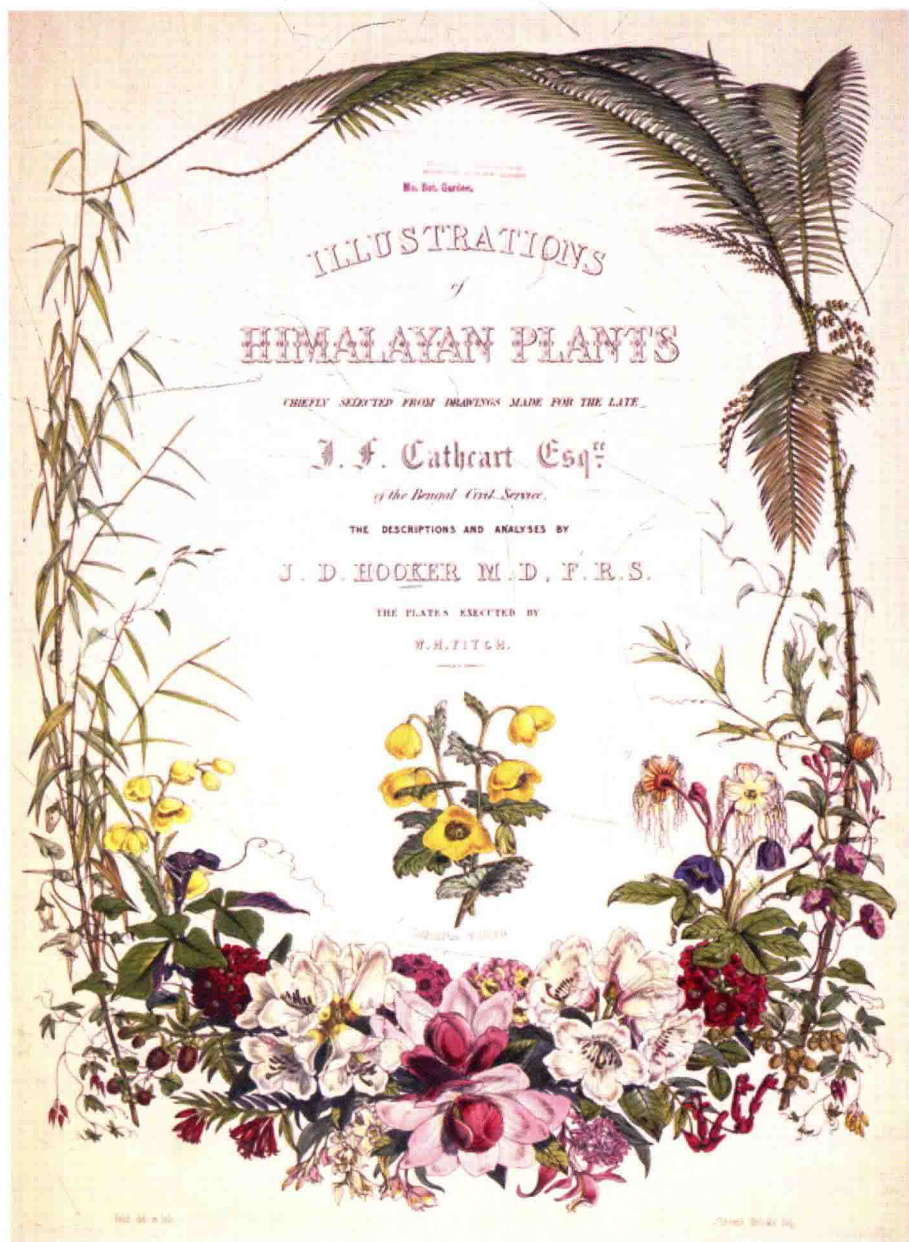
贾丁编著《博物学家图书馆》之《鸽子卷》

英文版扉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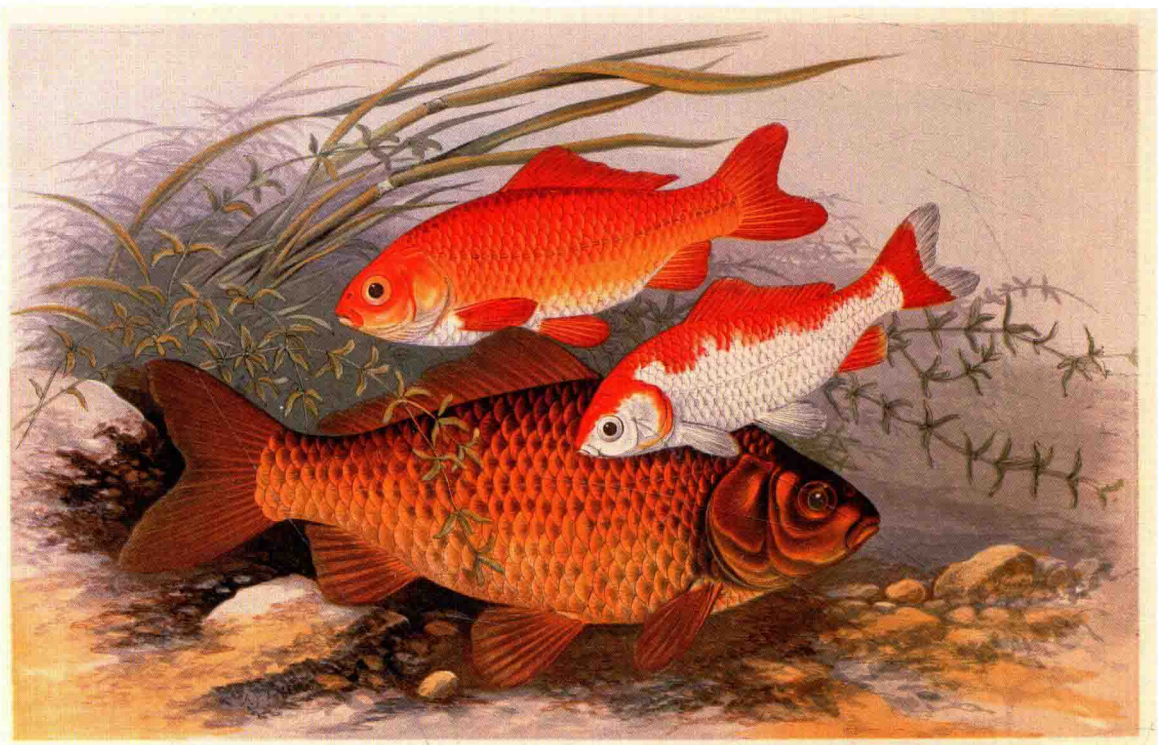
里面插图更是俯拾皆是、精美异常。惊喜之下欣然购入，回途车上就迫不及待阅读了起来，在“美的历险”之中，恍然间发现这本书似曾相识。原来我曾经在国外买过这本书的英文版，只是装帧设计、开本及用纸与手中书有很大的差异。中文版出版者和设计者匠心独运，把一本铜版纸印制8开异形本画册，脱胎升级为纯质纸版、手感重量适中的“书感”极强的图书。这一成功改造的先例，使我意识到西方博物学300多年的历史向中国读者正式拉开了大幕。那些曾在王室宫廷、贵族富人之中争相传阅的精美的博物绘画也可以走向寻常百姓，真令人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之感叹！

此后不久，我去英国参加伦敦国际书展，抽时间参观了英国自然博物馆，不仅看到了无数的动植物标本，也看到神往已久的博物绘画，无数美的图像纷至沓来，真让人有“一日看尽长安花”的快感！最让我怦然心动的是，在伦敦一家著名旧书店中，

我发现了心仪已久的英国鸟类学大师古尔德的代表作《新几内亚和邻近巴布亚群岛的鸟类》（*The Birds of New Guinea and the Adjacent Papuan Islands*）一书。虽是第一版的复制版，距离今天也有60年历史。店员殷勤地推销说，虽然是复制版，但是复制效果很好，基本上和原版一模一样，接近完美，价格是第一版的百分之一。我询问了价格，他说全套书（5卷）需要5000英镑，约合人民币5万元。我仔细浏览这令我向往已久的宝贝书籍，它是对开本的画册，印制非常讲究，每只鸟都有详细的解说，每张图片的背后都空页，以免色彩渗透，效果受到影响。画册的纸张讲究且微微发黄。店员让我带上白手套慢慢仔细浏览。随着卷



胡克《喜马拉雅山的植物》英文版扉页



锦鳞游泳

册逐渐展开，我最为喜爱的天堂鸟向我展现出来，她靓丽的身姿、美丽得无以复加的羽毛，一下子就征服了我的心，我想我一定要拥有这一卷。经过艰难的讨价还价，店家终于同意以近千英镑的价格卖给我第一卷。这是我收藏的最为昂贵的博物学“文献”。这本书给我带来好运，我逐渐收集到许多第一版的博物绘画作品，逐渐认识了国内外博物学的“藏家”和一些博物学家，经过和他们有益的互动，我的博物绘画藏品成倍增加，目前我拥有 3000 多册的插图本著作（当然大多数是高质量的电子版），图片达几十万余张。

二、西方博物绘画的美学风格

德国现象学大师胡塞尔认为，人类认知的苏醒有两种方式，一是科学认知方式的苏醒，二是哲学认知方式的苏醒。我认为在一个人的认知历史上，从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角度讲，存在一个美学认知的“苏醒”，这和克尔凯郭尔所说的人生三历程相契合。他说人一生可能要经过三个阶段：美学阶段、伦理阶段和宗教阶段。我概括为：科学的苏醒、哲学的苏醒和美学的苏醒。综合中西方有关研究，我认为，从一般的意义而言，一个人从15岁到30岁（大致上），对所在的世界和物质有强烈的求知欲，所学的知识 and 所解释的范式都标画为明显的科学特征，这一阶段认知我称之为科学的苏醒；从30岁到50岁，人的感觉日渐丰富而细腻，学会了认知、感受和欣赏美的事物，人的体力、智力和丰富的阅历呈现感性的风格，对活生生的东西充满非凡的感受力，人的认知方式标画为丰富的感性特征，我们称之为美学的苏醒；孔夫子说，五十知天命，50岁之后，人们开始对历史和社会背后的原因感兴趣，并尝试进行解释和阐说，人的认知方式标画为寻根究底的智性特征，我称之为哲学的苏醒。

西方博物绘画源远流长，最早可以溯源到公元前16世纪希腊圣托里尼岛上一间房屋上的湿壁画，现存于雅典国家博物馆，画面上百合花和燕子交相飞舞。最早的印刷花卉插图于1481年在罗马出版。1530年奥托·布朗菲尔斯的《本草图谱》出版，是一本集实用性与观赏性为一体的具有自然主义风格的植物图谱，从此以后博物图谱风靡欧洲。科学家、探险家、画家纷纷加入其行列，涉及人员之多，涉猎范围之广，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力。在我见过的近百万张博物绘画中，以作者计，在历史上有名有姓的就有近万人，赫赫有名的有近千人，有大师风范的有近百人。可以概括地说，西方博物绘画发端于十五六世纪，发展于十七八世纪，19世纪呈现发展高峰，作品爆发、大师林立、流派纷呈，19世纪末出现式微，20世纪出现大幅度衰落，20世纪下半叶到现在又开始恢复和复兴。

通过我近十年的博物学学习和研究，我认为博物学以及与之密不可分的博物绘画对人的科学的苏醒和美学的苏醒大有裨益，因为博物学以及博物绘画呈现了一个人迹罕至的世界、一个已经绝迹和正在绝迹的世界、一个色彩斑斓的诗意世界、一个正在和我们渐行渐远的有意义的生活世界。一些中国画家认为，西方的博物绘画（他们鄙夷地称之为科学绘画）只具有科学认知价值，很少或者说没有审美价值；他们认为这些博物画画得太死，逼真有

余而生动不足。其实他们对西方博物绘画的了解只是一鳞半爪，许多伟大的博物画家像奥杜邦、古尔德、胡克、威尔逊、沃尔夫，都有过人的本领，他们的绘画不光有逼真的线条，而且有斑斓的色彩、丰富的场景和生机勃勃的气势，让人叹为观止！他们艰难跋涉，身入险境，久与鸟兽为伍实地考察是他们成功的保障。梅里安在18世纪初带领女儿远赴南美岛国苏里南21个月；古尔德为绘制澳大利亚鸟类和哺乳动物，在澳大利亚写生两三载；华莱士为追踪研究天堂鸟，远赴马来西亚以及太平洋岛国十几年；很多博物学家客死异乡他国。优秀的博物画家让铅笔的素描线条、铜板和钢板的制版线条突破了窠臼和限度，表现极有张力，立体地展现了一个多维空间。他们把写实发挥到极致，并用斑斓的色彩和亮丽的光线弥补写实的硬度和呆板，使画面熠熠生辉，充盈着生气，让人有身临其境的美妙感觉。我把博物画家捕捉物象的方式概括为6点：1. 远赴异域，实地考察；2. 对照写生，精确标注；3. 猎杀活物，制本复原；4. 制版着色，表现纤毫；5. 提炼定型，铺陈色彩；6. 营造气氛，建构谱系。

经过认真思考和探究，我认为博物绘画呈现了科学与美学互为表里的5个风格特点：

1. 博物绘画呈现科学数量化的风格。古尔德的博物绘画，原书中每一只鸟都详细标注了主要特征的尺寸大小，每张绘画都标注了展现的是鸟类的原大图像还是按比例缩小的图像。有原大尺寸，有原三分之一尺寸，有原三分之二尺寸。

2. 博物绘画呈现精致细微的风格。鲍尔的博物学绘画丝丝入扣，精致入微，如同在显微镜下展现的万物的细微风致。他的绘画风格之所以非常细腻，据说是因为他用显微镜观察采集到的植物和动物标本。他用极其细致的笔法，纤毫毕现地展示各种植物的花蕊和叶子，生动真实地再现植物与动物的原生态，给观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在博物画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世很多博物学家以他的作品为临摹范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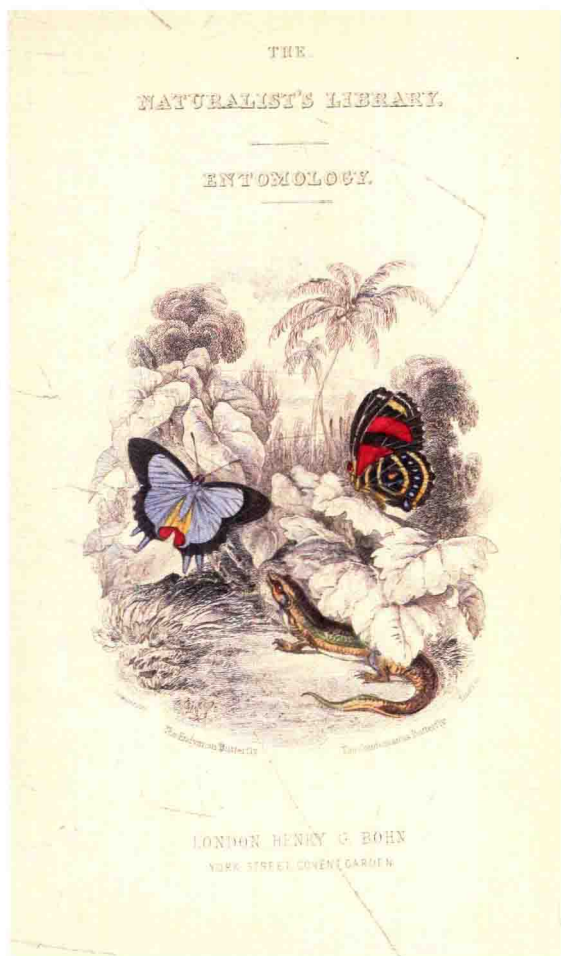
3. 博物绘画呈现生动鲜活的风格。凯茨比说：“在画植物时，我通常趁它们刚摘下还新鲜时作画；而画鸟我会专门对活鸟写生；鱼离开水后色彩会有变化，我尽量还原其貌；而爬行类动物生命力很强，我有充足的时间对活物作画。”他的作品有一种特别的风情和美感，有别于那些所谓专业画家的僵硬和呆板。

4. 博物绘画呈现色彩斑斓、装饰性的风致与风韵。克拉默的蝴蝶色彩斑斓，布局严谨，形式多样，装饰性和鉴赏性引人注目。整版蝴蝶扑面而来，栩栩而动，瑰丽斑斓，让人叹为观止！画家们所用色彩的精细化超过我们的想象力，面对数以万计、纷至沓来的各种新

鲜的植物，画家来不及当下进行细微的描绘，匆忙用铅笔绘制完素描之后，创建自己的色卡，详细标注植物各个部分的颜色编号，回国之后再行认真翔实的涂绘。费迪南德·鲍尔的色卡就有二百多种绿色和一百多种红色、粉色、紫色等，体现了画家复原和展现万物的斑斓细微的颜色的努力。鲍尔在“调查者号”航程中所绘制的作品之所以了不起，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在相当有限的上岸时间内画出许多细节来。为此他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技巧，他没有采用帕金森在“奋进号”航行中使用的部分上色的方式，而是根据自己研发出的复杂系统，在采集地花很多时间进行仔细的铅笔素描与色彩标记。回到伦敦后，他便利用这些上了色标的素描作画，捕捉色彩的细微差别。正如诗人歌德所说：“我要展现我看到的万物的芳姿与颜色。”

5. 博物绘画呈现复合叠加的美学风格。威尔逊绘制鸟类绘画，起初，

是为了节省成本，把不同的鸟类和物种放在同一画面上。无奈之举，却造成奇特的美学效果：错落有致、复合叠加，展现了纷繁多彩的世界，展现了自然之美与艺术之美的完美结合，丰富了自然世界，在呈现了自然秩序的同时，呈现了万物的秩序之美。



贾丁编著《博物学家图书馆》之《昆虫学异域蝴蝶卷》英文版扉页

三、博物绘画呈现的美感和审美经验概述

博物绘画所带来的美感也毫无保留呈现给我们了：

1. 丰富的感知。博物绘画呈现了一个丰富的“生活世界”，区域的广袤性与细节的丰富性，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性视野完美地融合，并一览无余地呈现给我们。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学科具有这样广袤无垠、丰富生动的呈现性，胡塞尔所说现象学丰富的感知，在博物绘画里可以得到完美实现。

2. 鲜活的经验。许多博物学家在著作和相关绘画作品中，详细描绘了他们第一次发现新奇种类时的生活场景和欣喜若狂的状态，这种状态也成为描述和命名这种新物种的原初经验，他们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都镌刻在物种命名上。在《喜马拉雅山的杜鹃花》上我们可以看到胡克发现杜鹃花时那欣喜若狂的表情，在他手绘的素描和菲奇着色完成的绘画作品中都真实地呈现出来了。古尔德在《澳大利亚哺乳动物》中对袋狼详细的描述和细致入微的描画，在袋狼灭绝的今天，不啻为一曲令人惋惜惆怅的挽歌。重温这些绘画作品，也许能够让现代人找回曾经拥有的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宝贵的经验”，让经验重新回到人类原初体验到的经验状态，让经验回归，成为现代人的永久收藏。

3. 自由的世界。德国诗人荷尔德林说：万物一任自然。毛泽东说：万类霜天竞自由。在博物画中，万物呈现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与形象，花卉迎风招展，鸟儿婉转歌唱，博物绘画展示了一个自由自在的世界：美是自由的象征。海德格尔认为美的本质就是自由。在博物绘画里，我们可以在审美的愉悦中畅游世界，从广袤的森林到干涸的荒漠，从寒冷的北极到赤日炎炎的非洲，从常年积雪的喜马拉雅山脉到终年葱郁的亚马孙热带雨林，翻阅这些优美的图片，看着这些精到的解说，恍惚有“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的感觉。

4. 和谐的意境。博物绘画展示一个有意义的生活：回归古典、回归自然的和谐意境。面对科学至上、科学泛滥的时代，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忧心忡忡地说：原子弹的爆炸使人类被迫进入了“原子时代”，原子时代把人从地球上连根拔起，人无家可归了。现代人生活在钢筋水泥的森林里，仰望雾霾重重的天空，呼吸着污浊的空气，电视画面充斥着核试验、病毒和战争，这就是 21 世纪人类遭遇的日常处境。博物绘画也许能够打开一扇门，放些许的绿意和较为新鲜的空气过来，让人可以憧憬和回忆起人类曾经拥有的和谐的生活和美好的诗意，让人们依稀回忆起海德格尔经常引用的荷尔德林的名句——“诗意地栖居”和特拉

克尔的诗境“那可爱的蓝色的兽”。

博物绘画对于我们时代的意义，尤其是在千面一孔、万象一致的冰冷的印刷复制品泛滥的机械复制时代，在数码相机一统江湖的时代，这些人工手绘的栩栩如生的博物绘画也许在这个日益单向度的世界里，如安徒生童话里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划亮夜空的每一支火柴那样，在漆黑冰冷的深夜里带来一小片亮光和些许的温暖。

《博物之旅》第一辑一共有5卷，分别讲述鸟类、昆虫、植物、动物、水生生物，从西方浩如烟海的博物学书堆里，披沙拣金，探骊得珠，从千卷书中精选出约60本，采撷其中精华按上述分类汇编，“嚶其鸣也，以求友声”“青鸟鸣枝，佳人拾翠”。采撷编书之甘苦，牵扯枝节之琐碎，非言语能复述其详；冀丛书能满足博物学读者殷殷之望！商务印书馆高度重视博物学的传统与复兴，欣闻我在关注和收藏西方博物学名著，力邀我分门别类、编译出版，并为此付出大量人力和物力，令人赞赏；广大译者踊跃参与，有很多著名翻译家、学者牺牲了宝贵的节假日，焚膏继晷，夜以继日进行校译，那份对博物学眷爱的拳拳之情，令人感佩；博物学研究之名宿、博物学复兴的积极倡导者——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刘华杰，百忙之中拨冗写序推荐，令人感动……在第一辑即将面世之际，谨致谢忱如尔！

乙未深秋于京郊西山思无邪斋

